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錄監生臣施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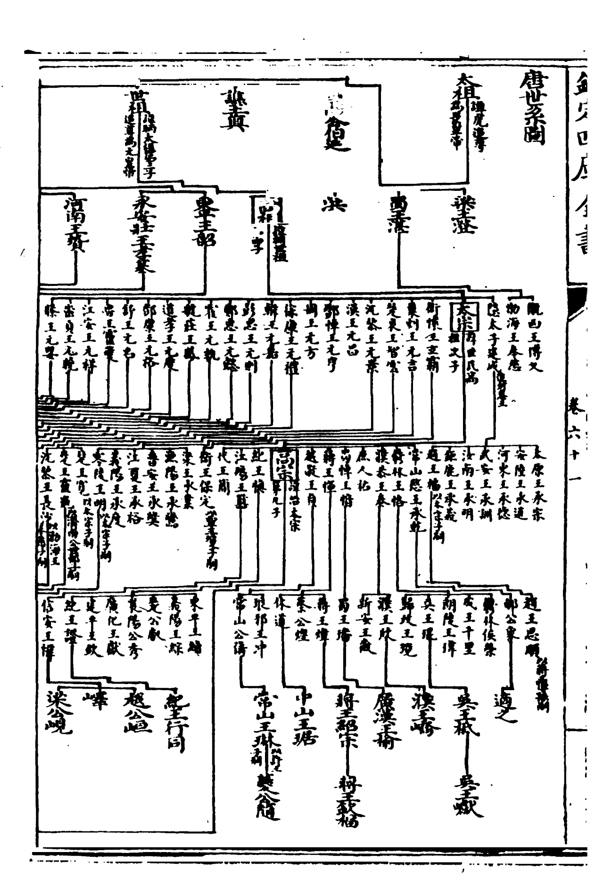
御定歴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一

唐世系表畧

李氏當晉末凉武昭王暠據秦凉暠生歆歆為沮渠蒙遜所滅歆生重耳魏弘農太守重耳生熙金門鎮將戍於武川因留家焉熙生天賜天賜生虎西魏時賜姓大野氏官太尉與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為柱國號八柱國家及周受魏禪虎

已卒追封唐國公謚襄襄公生昞襲封隋安州總管卒謚仁仁公即皇考也生高祖諱淵隴西成紀人襲封唐公隋文帝與高祖素親愛文帝相周復高祖姓李氏後進爵為王受隋禪國號唐都長安

傳二十主并武后凡二百九十年



唐世系圖
太祖 諱虎追尊景皇帝
世祖 諱昞太祖第三子追尊為元皇帝
梁王澄
蜀王湛
高祖 諱淵世祖子
隴西王博乂
渤海王奉慈
隱太子建成
太宗 諱世民高祖次子
衛懷王玄霸
巢剌王元吉
楚哀王智雲
荊王元景
漢王元昌
酆悼王元亨
周王元方
徐康王元禮
韓王元嘉
彭思王元則
鄭惠王元懿
霍王元軌
虢莊王鳳
道孝王元慶
鄧康王元裕
舒王元名
魯王靈夔
江安王元祥
密貞王元曉
滕王元嬰
太原王承宗
安陸王承道
河東王承德
武安王承訓
汝南王承明
鉅鹿王承義
梁郡王承業
漁陽王承鸞
普安王承獎
江夏王承裕
義陽王承度
恆山愍王承乾
楚王寬
吳王恪
濮王泰
庶人祐
蜀悼王愔
蔣王惲
越王貞
紀王慎
江殷王囂
代王簡
趙王福
曹王明
高宗 諱治太宗第九子

畢王璋
雍王繪
郇王褘
蔡烈王蔚
鄭孝王亮

長平王叔良
蜀王德良
長樂王幼良
西平懷王安
濟南王哲
淮安靖王神通
襄邑恭王神符

江夏王道宗
廣寧公道興
西平公道立 王孝
淮陽壯王道玄
郇公孝協
孝斌
襄武王琛
河間元王孝恭
漢陽王瓌
濟北王賦
廬江王瑗 長平人
膠東公道彥
高密公孝贄
淄川公孝同
廣平公孝慈
河間公孝友
清河公孝節
膠西公孝義
安公孝逸
臨川公德懋
魏公文暕

徐王元禮
潁川王則
武陵王元
上黨公譔
黃公譔
舒王元名
南昌王綱 從孫
鄭王元懿
安德公琳
江都王緒
安定王純
平陽王琰
戎瑊
詢之
鄧王元裕
滕王元嬰
鄒公昭
清河王誌
范陽王藹
永嘉王晫
武陽王晙
南安王穎
長樂王修琦
彭公思訓
惠海
新興王晉
襄武公儉
漢公崇義
魏公捷

曹王俊
嗣公傑
曹王備
楚公祐
徐王璀
嗣王叔璩
南昌王志昧
鄭王希言
蔡言
揮言
平陽王嵩
汴王暠
道王微
鄧王孝
舒王津
曹王道堅
嗣公道邃
江王欽 從孫
濮公繼宗 從孫
南安王敬
長樂王海 從孫
晉公林甫

曹王皋
楚公承況
沈滌王承遜
徐王延年
嗣王燁
自仙
隴西公瑀
勉
雍王譯
汴王巨
舒王萬
嗣鄧王宇
南安王寓
長樂王洪煦

曹王戢
曹王皋
徐王諷
晟翁
宗閔
舒王潾
淮陽王漵

梁忠　原悼王孝　澤王上金　許王素節

澤王義珣　許王瓘　褒信王璆　巴公欽古　莒王光順　畢王守義　邠王守禮　邵王重潤 贈諡懿德太子

澤王璁　許王益 嗣信王璆長子嗣　郢公諫　汝南公巽　巴公育　廣武王承宏　邠王承寧　敦煌王承寀　湖陽王宗暉　汝陽王璡　濟陰王莊　寧王琳　漢中宣王瑀　同安王珣 以讓皇帝子嗣　申王璹 以讓皇帝子嗣　慶王琮 贈諡奉天皇帝　太子瑛　肅宗 諱亨明皇第三子　棣王琰　鄂王瑤　榮王琬 贈諡靖恭太子

慶王俅 以太子瑛子嗣　新平王儼　平原王仲　代宗 諱豫肅宗長子　越王係　建寧王倓 贈諡承天皇帝　衛王佖　彭王僅　兗王僩　涇王侹　鄆王榮　襄王僙　杞王倕　召王偲　興王佋 贈諡恭懿太子　定王侗　汝南王佩　宜都王偒　濟南王俊　順化王俒　濟陰王倜　北平王僴　陳留王倩　睢陵王侁　廣陵王說　東陽王沖　高邑王倬　建公峴

景儉　德宗 諱适代宗長子　鄭王邈 贈諡昭靖太子　均王遐　睦王述　丹王逾　恩王連　韓王迥　簡王遘　益王迺　隋王迅　荊王選　蜀王遡　忻王造

太子弘 贈諡孝敬皇帝

章懷太子賢

中宗 [illegible] 第七子

睿宗 [illegible] 第八子

譙王重福

節愍太子重俊

寧王憲 贈諡讓皇帝

申王撝 贈諡惠莊太子

明皇 [illegible] 睿宗第三子

岐王範 贈諡惠文太子

薛王業 贈諡惠宣太子

隋王隆悌

光王琚

夏悼王一

儀王璲

潁王璬

懷思王敏

永王璘

壽王瑁

延王玢

盛王琦

濟王環

信王瑝

義王玼

陳王珪

豐王珙

恒王瑱

涼王璿

汴哀王璥

河東王瑾

安樂王瓌

梁陽王瑒

薛王琄

[illegible]公峴

[illegible]王僎

宮公偵

郇公偃

睢陽王僙

濟陽王伾

廣陽王偡

薛公伉

彭城王倬

平陽王偍

會公倧

荊公儇

真定王償

武定王佩

徐公倫

許公儀

永嘉王倸

平樂王侃

新安王侈

晉陵王侗

潁陽王儀

高密王僚

安南王偏

臨淮王佗

安陽王俊

濟安王倪

濮陽王仂

岐王珍 [illegible]

韶王暹

嘉王運

端王遇

循王遹

恭王通

原王逵

雅王逸

武威王遘

興道王迥

齊公逌

常山王鎮

伊吾王宣

樂安王寀

薛王知柔

順宗 諱誦德宗長子
舒王誼 以昭靖太子邈子為第二子
通王諶
虔王諒
肅王詳

憲宗 諱純順宗長子
郯王經
均王緯
溆王縱
莒王紓
密王綢
郇王總
邵王約
宋王結
集王緗
冀王絿

惠昭太子寧
澧王惲
穆宗 諱恆憲宗第三子
深王悰
洋王忻
絳王悟
建王恪
鄜王憬
瓊王悅
沔王恂

東陽王漢
安陸王源
臨安王演
敬宗 諱湛穆宗長子
文宗 諱昂穆宗次子
粟公湊
安王溶
武宗 諱炎穆宗第五子
河內王漳
吳興王淑
潁川王沛
新安王洙
高平王潸
平陽王滸
河間王津
晉陵王瀛

晉王普 贈諡悼懷太子
梁王休復
襄王執中
紀王言揚
陳王成美
莊恪太子永
蔣王宗儉
杞王峻
益王峴
兗王岐

樂安王寀
宣城王儼
建王震
益王陞
德王裕
棣王祤
慶王禊
沂王禋
遂王褘
景王祕
祈王祺

邕王謜 [illegible]
資王謙
代王諲
昭王誡
欽王諤
珍王誠

杞王綺
衡王絢
會王纁
福王綰
珍王繕
撫王紘
岳王緄
袁王紳
桂王綸
冀王綽
蘄王緝
欽王續

婺王懌
新平王清
武功王潓

茂王愔

宣宗 諱忱憲宗第十三子
懿宗 諱漼宣宗長子
雍王渼 諱渼靖懷太子
雅王涇
通王滋
慶王沂
濮王澤
鄂王潤
懷王洽
昭王汭
康王汶
廣王澭
衛王灌

淄王協
許昌王淬

衢王憺
馮翊王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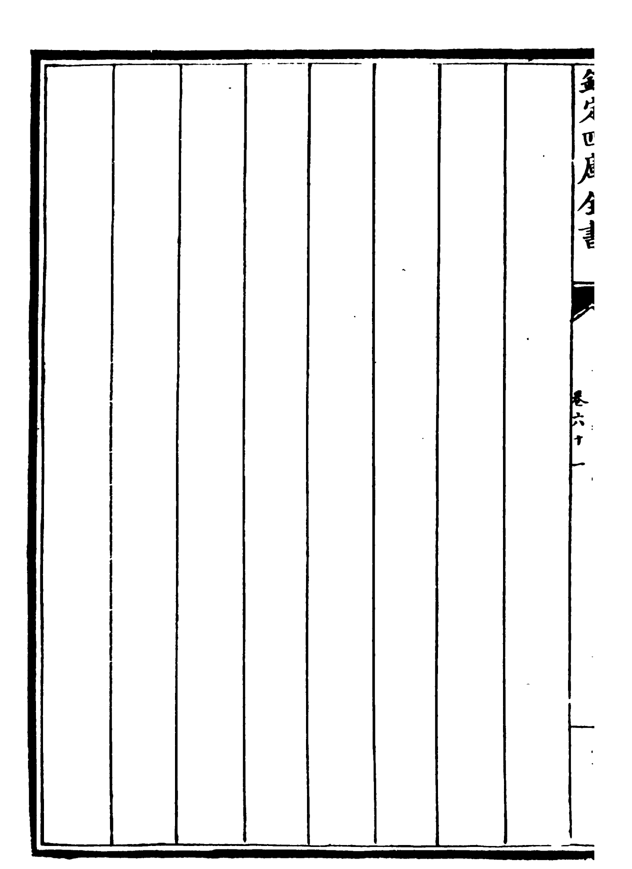
澶王𢙺
晉平王涉

棣王惴
雁門王溥

彭王惕
信王憻
榮王憒
榮王令平

德王嶧
昌王嵯
魏王佾
涼王侹
蜀王佶
咸王侃
僖宗 諱儇懿宗第五子
吉王保
昭宗 諱曄懿宗第七子
睦王倚

雅王禛
哀帝 諱柷昭宗第九子
瓊王祥
端王禎
豐王祁
和王福
登王禧
嘉王祐
潁王禔
蔡王祐



年表

起戊寅隋恭帝侗皇泰元年五月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〇止丙戌唐高祖武德九年

凡八年有奇

表例說

臣之樞謹按綱目於唐高祖武德七年始以為正統大書其諡年但武德元年以後雖林士弘等未平而唐承隋統創業已成今於武德三年即書上格宋太祖建隆二年同此例〇隋唐之間羣雄角

遂據土建號如楚林士弘定楊劉武周梁梁師都
秦薛舉梁蕭銑夏竇建德凉李軌楚朱粲鄭王世
充梁沈法興吳李子通漢東劉黑闥等另置一格
附見之

戊寅

隋恭帝	恭帝皇泰元年 諱侗元德太子第三子在位二年 夏五月煬帝凶問至東都留守官元文都王世充奉越
唐高祖	唐高祖神堯皇帝武德元年 諱淵在位九年壽七十一 夏五月唐王稱皇帝○隋主下詔禪位於唐唐王即位於太極殿遣刑部尚書蕭造告天於南郊大赦改隋義寧二年為武德元年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 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
	秦王世民 帝次子初帝起兵封燉煌郡公徙封秦國公又徙封趙國帝受禪進封秦王至四年再見 齊王元吉
附	許宇文化 化及兵勢日蹙兄弟酣宴醉尤智及曰今所向無成負弑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怒
附	突厥 唐興蠻夷更盛衰嘗與中國抗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鶻雲南是也突厥阿史那氏古匈奴北部居金山之陽臣於蠕蠕種裔

王即皇帝位改元皇泰以段達為納言陳國公王世充為納言鄭國公元文都為內史令盧國公皇甫無逸為兵部尚書杞國公又以盧楚為內史令郭文懿為內史侍

隋越王侗稱皇帝

突厥遣使來朝

定律令置學校○上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六月以趙公世民為尚書令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竇威蕭瑀為內史令○上待裴寂特厚羣臣莫及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嘗有敕

帝第四子初帝起兵封姑臧郡公進齊國公帝受禪進封齊王至九年再見

平原王白駒

以黃瓜公進封平原王

數相鬬鬩其衆多亡化及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稱帝於魏縣國號許建元天壽明年再見

涼李軌

初自稱大涼王帝踐

繁衍至吐門遂强大史號可汗猶單于也其地三垂薄海南抵大漢建庭都斤山牙門樹金狼頭纛坐常東向及唐帝即位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入朝帝賜宴於太

郎趙長文爲黃門侍郎共掌朝政時人號七貴上倜溫厚仁愛風格儼然
六月魏公李密敗宇文化及於黎陽奉表請降○東都冊化及西來蓋琮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

不時宣行上責其遲滯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上業經始事繫安危故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實由於此上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上每視事自稱名引貴臣同榻而坐劉文靜諫曰貴賤失位非常久之道上曰諸公皆名德舊齒平生親友宿昔之歡何可忘也以李綱爲禮部尚書參掌選事竇璡爲戶部尚書

永安王孝基 帝從父弟以蜀公進封永安王明年再見

淮南王道玄 帝從兄子始封至五年再見

位詔鴻臚少卿張侯德持節冊拜軌涼王軌僭帝號建元安樂明年再見

楚朱粲 初自稱迦樓羅王至是僭號楚帝建元昌達明年再見

極殿爲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強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突厥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

非之主何使琮叢杖書賜徽化及浞河保黎陽徽興化及隔水而語數之曰卿世受隋恩主上夫德不能死誅反行弑逆天地不容將欲何之化及默然良久大言曰與

屈突通為兵部尚書獨孤懷恩為工部尚書立四親廟○追尊皇高祖熙曰宣簡公皇曾祖天賜曰懿王皇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皇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為后謚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明堂以元帝配○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唐以土德王祀含樞紐為感生帝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

長平王叔良

帝從父弟以長平公進爵為王至四年薨見

淮安王神通

帝從父弟以鄭公進

夏竇建德

初自稱長樂王是年更號夏王定都樂壽有大鳥五集樂壽羣鳥數萬從之又有得玄圭以獻者建德羣臣曰此天所以錫大禹也乃改國號夏建

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

西突厥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帝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

圖論相殺事何須作書語耶乃攻倉城密將徐世勣擊敗之密毘米都議其後見蓋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滅化及以贖罪主倜引見其使册拜密太尉尚書令封魏

爲秦王元吉爲齊王○宗室封王者八人

秦薛舉寇涇州以秦王世民爲元帥將八總管兵以拒之

以永安王孝基爲陝州總管○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詔綮隋帝侑爲酅國公而選用其宗室○詔曰近以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並付所司量才選用

以孫伏伽爲治書侍御史

封永康王俄徙淮安至六年再見

襄邑王神符

帝從父弟安吉公進封襄邑王至高宗永徽二年再見

新興王德

元五鳳明年再見

珠無所用竟還之

秦薛舉

秦興二年卒子仁杲立秦王圍折墌仁杲出降王受之以仁杲歸京師見殺○秦亡

燕高開道

少趙勇走及奔馬是

公七月獻恖以精兵東擊化及化及引餘衆二萬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爲西還鞏洛留徐世勣以備之王世充殺元文都主侗以世充爲僕射魏公李密如東都不至而

○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上表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愼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爲子孫法也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

良 帝從父弟始封

長樂王幼良 帝從父弟始封至太宗貞觀元年再見

隴西王博乂

歲陷漁陽郡有之自號燕王建元始興

梁洛師都 永隆二年

楚林士弘 太平三年

天門公沈法興

復○李密每戰勝必遣使告捷人皆喜世充獨曰文都筆刀筆史爾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類矣

揮其人有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爭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離間而然也上大悅下詔褒稱擢為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竇威卒以竇抗陳叔達為納言

秋七月秦王世民與薛舉戰於高墌敗績○薛舉進逼高墌秦王深溝高壘不與戰會得疾委軍政於長史劉文靜且戒之曰薛舉懸軍深入食

常弟子始封

渤海王奉慈

以帝弟子封至高宗顯慶四年再見

襄武王琛

西平王安子隋世封襄武郡公常踐阼進

隋末為吳興郡守討宇文化及遂定江表自署江南道總管聞越王侗立乃上書稱大司馬錄尚書事天門公明年再見

定楊劉武

周

欲以激怒其衆文都惟謀因世充朝伏甲誅之段達以告世充世充攻太陽門殺盧楚主侗問世充稱兵何為世充曰元文都盧楚橫見規圖請殺文都甘從刑與段達

少兵哉若來挑戰慎勿應也俟吾疾愈為君等破之文靜欲騰武以威之乃伸於高墌恃衆而不設備舉潛師掩其後士卒死什五六大將劉弘基等皆沒世民引還長安舉遂拔高墌文靜等皆坐除名

詔廢隋離宮

以皇甫無逸為刑部尚書

長樂王竇建德定都樂壽

八月立李軌為涼王〇上欲與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弟入貢遂冊拜軌

爵為王尋卒子儉襲爵例降為公

隴西公建成

帝長子隋末封隴西公至是立為太子至九年冊見

略陽公道

天興二年

令人執送文都主侗慟哭遣之世充殺之及其諸子入見主侗謝曰文都等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迫於救死不暇聞奏詞淚俱發主侗以爲誠以世

爲涼王

詔遣秦王世民伐秦

九月李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來降○李密驕矜不恤士衆徐世勣嘗譏其短密不懌使出鎮黎陽以詠之王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眞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密新破宇文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潛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

宗

以帝弟子封至五年再見

西河公溫彥博

初爲羅藝司馬藝以州降彥博與有謀授總管府長史封郡公至太宗貞

充為左僕射總督内外諸軍事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惲入居禁中子弟咸黙兵馬主侗拱手而已密將入朝至溫開元文都等死乃還

八月葬煬帝於江都○

縱擊之戰方酣伏兵東邙馳下密衆大潰馳向洛口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兵單雄信亦降於世充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乃勒衆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

秦國涇州守將劉感敗績死之○將軍劉感鎮涇州薛仁果圍之長平王叔良兵至仁果僞遣人還高墌人僞以城降叔良命感帥衆赴之大敗仁果擒感復圍涇州令

觀四年再見

永安公薛萬均

初為羅藝所厚至是與藝歸款詔封永安郡公至太宗貞觀十四年再見

武安公薛

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署備儀衛塟之

九月宇文化及弒秦王浩自稱許帝

以王世充為太尉

威語城中云援兵已敗不如早降威許之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餒亡在朝夕秦王帥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勉之仁杲怒埋威至膝馳騎射之至死聲色逾厲

行戊寅歷○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追謚隋太上皇為煬帝

冬十月壬申朔日食

以李密為光祿卿邢國公○密將至工還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觧甲歸唐此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

萬徹

與兄萬均歸款詔封武安縣公至太宗貞觀四年再見

霍公柴紹

初封臨汾郡公帝受禪進封霍國公至九年再見

見處乎至長安乃拜光
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
失望
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安
撫大使
朱粲自稱楚帝取鄧州刺
史呂子臧死之○鄧州
刺史呂子臧與撫慰使
馬元規擊朱粲破之言
於元規曰粲新敗危懼
併力擊之一舉可滅元
規不從既而粲收集餘
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
進攻鄧州會霖雨城壞
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
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

管公任瓌
初拜左光
祿大夫常
踐阼授穀
州刺史王
世充數攻
新安瓌拒
破之以功
封管國公
至太宗貞
觀四年卒

鄖公鄖子

乎帥麾下赴敵而死餓
而城陷元規亦死
以李襲譽為太府少卿○
隋末羣盜起冠軍司兵
李襲譽說西京留守陰
世師遣兵據永豐倉發
粟以賑窮乏出庫物賞
戰士移檄郡縣同心討
賊世師不能用乃求募
兵山南帝克長安召為
太府少卿附佀𠎝
納言竇抗罷
十一月京王軌稱帝
秦王世民破秦兵圍折墌
秦薛仁杲出降○秦王
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

和
和自號永
樂王帝受
禪子和獻
款授靈州
總管金河
郡公徙封
鄖國公至
九年再見

鄖公楊侑
即隋恭帝
帝受禪詔
封為鄖國
公明年薨

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見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銳攻之數日世民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龐玉陳於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

葛公盛彥師 以斬李密及王伯當功封葛國公至六年再見

南陽公呂子臧

帥驍騎陷陣羅睺軍潰仕隋為南
世民率騎追之竇軌叩陽郡丞煬
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帝被弒常
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之使具僭辭
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君情奮詔
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言隋所以
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亡諭子臧
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子臧為故
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君發使記
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即送款就
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拜鄧州刺
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史封南陽
不意而破之斬獲不多郡公朱粲
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攻鄧州子
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賊赴敵死
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

弱仁果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所得降卒悉使仁果兄弟及羅睺等將之與之射獵無所疑間賊畏威銜恩皆願效死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引為文學工使李密迎世民於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上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年詔以姜寶為秦州刺史撫以恩信士民安之徐世勣降賜姓李氏○世

魯 劉文靜

初封魯國公帝踐位擢納言薛舉寇涇州文靜出戰大敗奔還京師坐除名興討仁果平之復爵邑明年再見

勳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工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勸世勣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為功以邀富貴也吾實恥之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上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之嘆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真純臣也賜姓李氏

陳公殷開山

初賜爵陳郡公至是從秦王討薛舉為舉所敗除名為民頃之從平仁杲復爵位並四年再見

邢公 李密

使李恪與世勣經營虎牢以東

斬薛仁杲於市○秦王世民還至長安斬仁杲於市上享勞將士謂羣臣曰諸公共相翊戴以成帝業若天下承平可共保富貴使王世充得志公輩豈復有種乎如仁杲君臣豈可不以為鑑也

以劉文靜為戶部尚書

道李密收撫山東○密為光祿卿過大朝會職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

隋主侗封魏公密率衆來降王封為邢國公恭叛見殺

曹公李世勣

本姓徐氏初為李密將至是來降詔授黎州總管封萊國公賜

公度内耳乃言於上曰臣蒙榮寵曾無報效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收之憑藉國威取世充如拾芥耳羣臣皆以密狡猾好反不可遣上不聽密請賈閏甫偕行上許之引升御榻飲勞甚厚又以王伯當爲副而遣之

夏王竇建德取深冀易定等州○初王須拔掠幽州中流矢死其將魏刀兒代領其衆據深澤掠冀定衆至十萬建德襲破斬之并其衆易定亦

姪附宗正屬籍從封曹至三年再見

舒公李益

以世勳父封濟陰王周鄴改舒國公至四年再見

江公陳叔達

降唯冀州刺史趙稜不下攻拔之

十二月以秦王世民為陝東大行臺○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

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君素守河東上遣獨孤懷恩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

陳宣帝子少封義陽王入隋為絳郡通守帝舉義師封漢東郡公方禪代時書冊詔誥皆其筆也帝踐阼後黃門侍郎進封江國公至太宗貞觀六年再見

命有僞自當斷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橫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别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乗城拒守懷恩引兵圍之

以羅蓺爲幽州總管擊竇兵敗之○初宇文化及遣使招羅蓺蓺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爲煬帝發喪臨三日竇建德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蓺曰二子皆劇賊耳唐公乃吾

滕公劉德威

初歸李密密分麾下兵使守懷州密降俱入朝授左武侯將軍封滕縣公至三年舟見

燕公羅蓺

主也遂與漁陽上谷諸郡皆奉表來降上以為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均亦皆授以官爵賞建德帥衆十萬寇幽州藝將逆戰萬均曰彼衆我寡出戰必敗不若使羸兵阻水為陣彼必渡水擊我均請以百騎伏於城傍俟其半渡而擊之蔑不勝矣藝從之大破建德相拒百餘日建德引還藝司馬溫彥博贊其歸唐之計上徵為中書侍郎與兄黃門侍郎大雅對居近密時人

仕隋為虎賁郎將帝受禪奉表來降詔封燕國公明年再見

榮之

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討斬之○密之出關也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上乃敕密還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曰明公雖破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容人為明公計不若且應朝命以明元無異心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吾何以堪之閏甫曰自翟讓受戮之後

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兵妻公者密大怒揮刀欲斬之閏甫奔熊州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徒衆直趣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令以兵接應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具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渡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

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密果南出半渡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李世勣在黎陽上遣使以密首示之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張善相來降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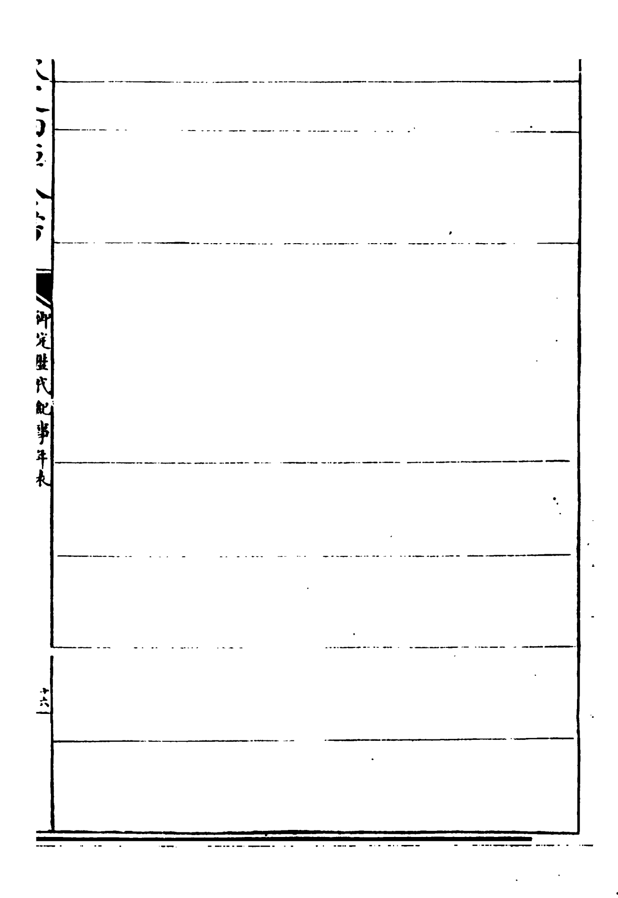
以李素立為侍御史○有犯法不至死者上特命殺之監察御史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

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上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上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上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以舞胡安叱奴為散騎侍郎○禮部尚書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齒令天下新定建義功臣行賞未遍高材碩學猶滯草萊而先擢舞胡為五品使鳴玉曳組趨翔廊廟非所以規模後世

也上曰吾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涼大饑○李軌發民築臺勞費甚廣河右饑人相食軌傾家財賑之不足議發倉粟羣臣皆以爲然謝統師等故隋官心不服軌乃曰百姓饑者自是羸弱勇壯之士終不至此倉粟以備不虞豈可散之以飼羸弱軌以爲然由是士民離怨



己卯

恭帝皇泰二年

春正月王世充殺總管劉孝元獨孤武都。世充盡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官屬杜淹戴胄皆須爲世充專總朝政事無大

武德二年

春正月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走之

淮安楊士林擊破朱粲詔以為顯州行臺。朱粲有眾二十萬剽掠漢淮隋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啖之曰肉之美者無過於人又稅諸城堡細弱以供軍食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諸州皆應之粲大敗奔菊潭士林帥漢東四郡請降上以為顯州道行臺

趙王孝恭

為信州總管是時蕭銑據江陵孝恭數進策圖銑帝嘉納封趙郡王至九年再見

永安王孝基

進封二年為劉武周

鄭王世充

春矯隋越王侗詔封鄭王尋又矯侗詔禪位建元開明國號鄭

夏竇建德

五鳳二年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書稱詔

吐谷渾

隋世國王慕容伏允嘗侵還為隋軍所破伏允亡去仙頭王率眾十餘萬降隋以長子順為質因王之就餘眾俄追還伏允尋復故地唐帝即位順

小恙關太尉府臺省監關然工者陳事者日以百數世充悉引見殷勤慰諭人人自喜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皆以甘言悦之而實無恩施馬軍總管獨孤武都

二月定租庸調法○每丁租二石絹二匹綿三兩自兹以外不得横斂

置宗師○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為團伍

帝使吐谷渾伐涼○初帝使張俟德至涼州李軌欲去帝號受唐官爵曹珍曰唐帝關中涼帝河右固不相妨必欲以小事大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軌從之遣其左丞鄧曉入見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上怒始

所害謚壯無子以兄子道立嗣封高平王道立至九年再見

燕王羅藝

封燕國公二年進封燕郡王賜姓李氏至九年再見

弋陽公盧

涼李軌

安樂二年安興貴執送長安伏誅

梁蕭銑

鳴鳳三年

梁沈法興

稱天門公二年又稱梁王建元延康明年

自江都歸長安時李軌據涼州帝乃約伏允和令擊軌自效當護送順伏允喜引兵與軌戰止即遣使請順唐遣之順至號為大寧王

為世充所親任步兵總管劉孝元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說武都曰王公徒為兒女之態以說下愚而鄙臨食忍不顧親舊豈能成大業或唐起晉陽奄有關內兵不留

議討之初隋煬帝征吐谷渾可汗伏允奔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為主不果入會中國喪亂伏允還收其故地上即位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上遣之

閏月朱粲芻降詔以為楚王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於聊城誅之○化及誘海曲諸帥共守聊城建德謂其下曰化及弑逆不可不討乃引兵趣聊城

祖尚

光州人也隋越王侗立遣使歸地因署本州總管封沈國公王世充僭位祖尚以州歸國詔授為刺史封弋陽郡公至太宗貞觀二年再見

再見

吳 李子通

初自稱楚王至是僭即帝位國號吳建元明政

許 宇文化及

天壽二年伏誅二子

突厥

可汗始畢將部衆渡河至夏州梁師都發兵來會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侵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苾尚幼乃立始畢弟俟利弗設為處

行英雄景附且但恨待物舉善責功據勝勢以爭天下誰能敵之今其兵近在新安若遣閒使召之吾曹為內應事無不集矣武都從之事洩世充皆殺之

三月王世充

時淮安王神通攻聊城化及窘蹙請降神通不許是德軍且至神通引退建德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擒化及先謁隋蕭后稱臣素服哭煬帝盡收傳國璽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官而斬之建德每克城得貨財悉以分將士常食蔬茹粟飯得隋宮人千數即時散遣以裴矩為左僕射自餘隨才授職欲詣關中及東都者聽之以守文士及為上儀同封德彝為內史侍郎○初

安陸公許紹

仕隋為夷陵通守煬帝凶問至以所部遣歸越王侗及王世充僭位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國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

水基永杜羅可汗處同時見殺羅以什鉢

燕高開道

始興二年

深為尼步設使居來偏先是帝遣右武侯將軍高靜奉幣使於

梁師都

永隆三年

突厥至豐州聞始畢卒枚納於所在之庫

楚林士弘

太平四年

突厥聞之怒欲侵邊豐州總管張長遜遣

定楊劉武

自稱鄭王加九錫○世充之侵穀州也外示攻取實仍文武議受禪李世英深以為不可曰四方所以歸附東都者以公能中興隋室故也今九州之地未清其一而遽

工興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名之士及與德𦾔來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工儀同工以德𦾔詔巧不忠罷遣就舍德𦾔以秘策干帝帝悅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隋王世充侵穀州○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氣度淺狹豈撥亂之主乎至是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叔寶知節雖馬來降秦王世民聞其名厚禮之以叔寶

明年再見

魯公劉文靜

復封二年見殺貞觀中追復官爵以子樹義襲魯國公詔尚主然怨父不得死謀反誅

周

天興三年

楚朱粲

昌達二年遣使請降詔以為楚王尋奔王世充明年再見

高靜以幣出塞為朝廷致賻突厥乃遂遣使至唐告始畢可汗之喪唐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

西突厥

統葉護可汗遣使貢

正位號恐遠人皆畏叛去矣及議定九錫戴胄固諫世充怒出爲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於主侗主侗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

爲總管知節爲統軍既而將軍李君羨田留安亦降世民置君羨左右以留安爲統軍世充攻獲嘉陟州刺史李育德與弟三人皆戰死

并州總管齊王元吉兇尋復本任○竇誕宇文歆等助齊王元吉守晉陽元吉嘗言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獵嘗與誕獵蹂踐禾稼縱掠民物當衢射人觀其避箭歆乃表言其狀元吉坐免官尋諷父老留己詔復從之

新興公趙文恪隋世爲司馬常衆義兵援右三統軍並是封郡公爵劉武周寇太原齊王使文恪助守會太原陷遂棄城逋詔下獄死

於唐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朝於隋爲隋所留國人立其叔父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廷於龜茲北三彌

議之未既達曰太尉欲之主熟視曰仕公達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世充奉表三讓然後南面正坐受之鄭王王世充稱帝○世充令長史韋節等造禪代儀遣

以楊恭仁為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偽民夷悅服自蔥嶺以東並入朝貢隋東海北海東平須昌淮南諸郡皆降以鄭善果為內史侍郎○初宇文化及以隋大理卿鄭善果為民部尚書從至聊城及城破王琮責之曰公隋室大臣奈何為賊殺命乎善果大慚欲自殺奔長安帝優禮之夏四月定楊可汗劉武周擊幷州取榆次

鄖公楊侑

封二年卒諡曰隋恭帝無後以族子行基嗣

平原公段德操

梁師都寇延州德操擊破之賜爵平原郡

山射匱卒子統葉護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幷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服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西突厥曷娑

段達等入見王朱粲殺段確奔東都
奏主侗曰○散騎常侍段確奉詔
天命不常慰勞朱粲粲乘醉侮粲曰
鄭王功德聞卿好啖人人作何味
甚盛願陛粲曰啖醉人正如糟彘
下遵唐虞肉確怒罵粲粲烹食之
之迹主怒遂屠菊潭奔王世充
曰天下者夏王竇建德立楊政道為
高祖之天鄖公○建德聞王世充
下若隋祚自立乃絕之立隋齊王
未亡此言暕遺腹子政道為鄖公
不應發必然猶倚突厥以壯兵勢
天命已改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
何煩揖讓后建德遣之又傳宇文
公等或祖化及首以獻公主
禰舊臣或定楊可汗劉武周圖并州

公
鄖城公梁
愷
與梁師都
戰沒諡壯
涼公安興
貴
以執李軌
功封涼國
公至九年
再見

邪可汗與
北突厥有
怨曷娑那
在長安北
突厥遣使
請殺之唐
不許羣臣
皆曰保一
人而失一
國後必為
患秦王世
民曰人窮
來歸我殺
之不義帝
遷延久之
不得已尋

台鳴高位
既有斯言
朕復何望
世充乃稱
主命禪位
於鄭幽主
於含涼殿
世充遂備
法駕入宮
即皇帝位
奉主侗為
潞國公
五月王世充
弒主侗。
尚書裴仁
基裴行儼

齊王元吉拒却之
鄭主世充取伊州總管張
善相死之
五月帝遣安興貴襲軌凉
主李軌以歸殺之河西
平。李軌將安修仁兄
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
土還之興貴至衆間說
軌曰凉地不過千里土
瘠民貧今唐起太原取
函秦宰制中原戰勝攻
取此殆天啓非人力也
若往歸之則竇融之功
復見於今日矣軌曰吾
據山河之固彼若我何
汝自唐來為唐游說耳

申公安修仁
以興貴弟
封至九年
再見

觀公楊恭仁
隋世為吏
部侍郎後
為宇文化
及守魏縣

引曷娑那
於內殿既
而送中書
省縱北突
厥使者殺
之

高昌
王麴伯雅
遣使入貢

興尚書左丞守文儒童謀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洩皆夷三族世充兄世惲言於世充曰儒童等謀反正為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酖之飲藥不能絶以帛

興貴還興弟修仁陰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嬰城自守興貴詢曰大唐還我兄誅李軌敢助之者夷三族城中人爭出軌計窮興貴執之以聞河西悉平軌至長安伏誅以興貴修仁為左右武侯大將軍

至是元寶藏執送京帥常授以黄門侍郎封涼國公至九年再見

六月定楊將宋金剛擊并州詔以裴寂為總管拒之○初易州賊宋金剛有衆萬餘為竇建德所敗西奔劉武周武周得之甚喜號曰宋王委以軍事金剛說武周圖晉

皇甫 無逸

隋世封平與侯初煬帝幸江都詔無逸居

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隋亡

右隋自文帝開皇元年辛丑至恭帝皇泰二年己卯傳四主凡三十九年

陽南向以爭天下武周從之使將兵冠并之武周進陷介州上以為憂裴寂請自行聽以便宜從事

秋七月置十二軍○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為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

以徐圓朗為兗州總管　海岱賊帥徐圓朗以數州降詔以為總管

鄭將羅士信降　和士信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至是來降詔以為陝州道行軍總管

守洛陽湯帝被殺乃興段達等立越王侗及世充纂斬關自歸詔封滑國公

永安公姜寶誼

初從帝起兵授左統軍下西河霍邑封永

鄭人侵穀州刺史任瓌大破之
八月鄭公卒
夏王竇建德取邢滄洺相州
○建德將兵十餘萬陷邢
滄趙洺相淮安王神通
不能拒就李世勣於黎陽
九月梁王梁師都以突厥冦
延州總管段德操擊破
之
梁主銑遣兵侵峽州刺史
許紹擊破之○先是帝
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
畧蕭銑靖至峽州阻銑
兵久不得進上怒其遲
留陰敕許紹斬之紹惜
其材為之奏請獲免

安縣公至是與裴寂拒宋金剛寂棄軍走寶誼復為所擒謀還被害賊平詔迎其柩諡剛子協封成紀縣侯

息公張長遜

帝授民部尚書劉文靜○

劉文靜自以材畧功勲在衆寂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家數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上以文靜屬吏遣寂問狀文靜曰建義之初忝為司馬計與長史位望畧同今寂為僕射據甲第臣官賞不異衆人實有觖望之心上曰觀此言反明白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秦王世民為之固請曰文靜非敢謀逆寂曰文靜材畧

初封范陽郡公至是授總管進封楊國公尋改封息國公至九年再見

武昌公新

孝謨

工進孝謨安集邊郡為梁師都所獲孝謨

過人性復麤險留之必
貽後患帝用寂言殺文
靜籍沒其家
沈法興稱梁王於毗陵李
子通稱吳帝於江都
杜伏威來降詔以爲和州
總管
裴寂軍潰定楊可汗劉武
周取并州齊王元吉奔
長安○寂至介休金剛
擊之寂軍潰自晉州以
北城鎮俱沒寂表謝罪
上慰諭之復使鎮撫河
東武周進逼并州元吉
奔還長安唐主怒謂李
剛曰元吉未習時事故

爲之梗口
師都殺之
詔追賜爵
武昌縣公
諡忠

陽夏公孝

公逸

公逸與拔
弟善行居
雍丘以才
雄爲衆所
歸始附王
世充策其

遣竇誕宇文歆輔之皆必敗乃獻
陽強兵數萬食支十年款帝因其
興王之基一旦棄之開地置杞州
歆首畫此策我當斬之即拜總管
綱曰王年少驕縱誕曾封郡公以
無規諫誕之罪也歆諫善行為刺
王不悛尋皆奏聞乃忠史世充遣
臣也豈可殺哉王悅謂兵攻之公
綱曰我得公遂無濫刑遣使善行
元吉自為不善非二人守身入朝
所能禁也并誕赦之武言狀至襄
周據太原遣宋金剛攻城為賊遏
晉州拔之進逼絳州陷送洛陽世
龍門充曰君越
以李綱為太子少保○初鄭臣唐何
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識答曰我

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漸既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上罵曰卿為何潘仁長史乃恥為朕尚書郎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乎上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佞疎骨肉太子

於天下唯間有唐賊恕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封其子襄邑縣公

陽翟郭孝恪

隋末附李密密使與李世勣守黎陽密敗

不憚綱因稱老病辭職勅遣孝恪
乃解尚書仍為少保上送款封陽
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翟郡公至
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太宗貞觀
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二十二年
朕即位以來每虛心求再見
諫唯綱盡忠款伏伽誠
直餘人皆踵弊風俛首
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
卿如愛子卿當視朕如
慈父有懷必盡勿自隱
也
夏王竇建德取趙州○建
德陷趙州執總管張志
昂慰撫使張道源以其
不早下欲殺之國子祭

酒凌敬曰人臣各為其主用彼堅守不下乃忠臣也大王殺之何以勵羣下乎建德怒不解敬曰大王使高士興拒羅藝於易水藝纔至興即降大王以為何如哉建德乃悟釋之

冬十月詔賜羅藝姓李氏藝破夏兵於衛水

定楊將宋金剛取澮州帝遣秦王世民擊之○宋金剛攻澮州陷之軍勢甚銳裴寂恇怯無將略唯趣民入堡焚其積聚民驚擾愁怨起為盜

敎討之為所敗詔永安王孝基等討之時王行本據蒲坂猶未下亦與武周相應關中震駭上曰賊勢如此難與爭鋒宜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而已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願假臣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上於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夏王竇建德克黎陽虜淮安王神通李世勣降遂

定衛滑齊兗等州○建德進趨衛州過黎陽三十里自將千騎前行世勣遣騎將丘孝剛偵之與建德遇擊之建德敗走其大軍救之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世勣父蓋魏徵等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立命斬奴反軌首於滑州吏民感悅即日請降於是其旁州縣及徐圓朗等

皆望風歸附建德還洺州築宮徙都之

鄭主王世充徇地至滑臺汴州刺史王要漢亳州刺史丁叔則遣使降之

以夏侯端為秘書監○初帝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至黎陽李世勣發兵送之自澶淵濟河傳檄州縣東至於海南至於淮二十餘州皆遣使來降行至譙州會汴亳降於王世充還路遂絕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忘

委去端謂曰卿等鄉里皆已從賊可斬吾首歸賊必獲富貴衆皆曰公於唐室非有親屬直以忠義志不圖存衆等雖賤心亦人也寧有害公以求利乎乃復同進潛行五日餒死及遇賊奔潰唯存五十二人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惟杞州刺史李公逸爲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送除書以端爲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毀衣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

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乃自山中西走晝伏夜行得達宜陽從者又喪其半端詣闕見帝但謝無功不言艱苦帝復以為祕書監楚之至山東亦為竇建德所獲楚之不屈竟得還王世充攻雍丘公逃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丘身率輕騎入朝至襄城為世充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逃曰我於天下唯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沒

十一月秦王世民擊宋金剛屯柏壁○世民引兵自龍門度河屯柏壁與金剛相持民聞世民來莫不歸附至者日多大軍堅壁不戰由是賊勢日衰永安王孝基等攻賊黨呂崇茂崇茂求救於金剛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將兵奄至夏縣虜孝基等敬德等將還世民遣兵部尚書殷開山等邀之於美良川大破之頃之敬德與相潛引精騎援王行本於蒲坂世民自將步騎

三千從間道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復歸柏壁諸將咸請與金剛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虜掠為資利在速戰我養鋭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未宜速戰孝基謀逃歸劉武周殺之

夏人克鄜新鄉虜其將劉黑閭○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於郭孝恪孝恪曰君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先立效以

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從之襲王世充獲嘉多所俘獲以獻建德又擊新鄉虜其將劉黑闥竇建德由是親之黑闥漳南人少驍勇與建德善後事王世充常竊笑其所為世充使守新鄉至是建德署為將軍使將奇兵東西掩襲往來乘間奮擊克獲而還於是世勣說建德曰曹戴二州戶口完實孟海公竊有其地今以大軍取之而臨徐兗則河南可不戰而定矣建德然之欲

自將以徇河南先遣其行臺曹旦等將兵五萬濟河世勣引兵三千會之

唐高祖

庚辰

武德三年

春正月克蒲反隋守將王行本降○行本糧盡援絶乃出降斬之

李世勣復歸朝○世勣謀俟建德至河南掩襲其營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上地來歸建德久之不至會旦在河南多侵掠諸賊羈屬者皆怨之世勣以謀告中潬賊帥李商胡之母霍氏亦善騎射號霍總管令商胡召旦偏裨飲皆殺之乃遣人告世勣世勣欲襲旦營聞已有備遂與郭孝恪帥數十騎來奔建德羣臣請誅李蓋建德曰世勣唐臣為我所虜不忘本朝乃忠臣其父何罪遂赦之旦取滑州

楚王寬

帝第五子智雲先遇害武德元年追封楚王無來至是以太宗子寬為嗣早卒國除貞觀初復以濟南公世都子靈龜嗣

曹公李世勣

徙封三年初為竇建德所執質其父使復守黎陽至是自拔來歸至九年再見

舒公輔公

附　燕高開道

初自稱燕王至是竇建德圍羅藝於幽州藝請救開道以騎二千赴之建德解去乃因藝遣使請降詔以為上柱國北平郡王

附　突厥

可汗處羅卒弟頡利可汗咄苾立初梁師都說處羅可汗曰定楊既亡天下將悉為唐有師都不辭戊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

三月定楊取長子壺關

工部尚書獨孤懷恩謀反伏誅○初懷恩攻蒲反久不下帝數誚讓之懷恩由是怨望帝嘗戲謂之曰姑之子皆已為天子次應至舅之子乎懷恩亦頗以此自負時扼腕曰我家豈女獨貴乎遂與麾下元君寶謀反會懷恩君寶與唐儉劉世讓皆沒於尉遲敬德及姜良川之戰懷恩逃歸帝復使攻蒲反儉恐懷恩遂成其謀說敬德使劉世讓還與唐連和遂以懷恩反狀聞時王行本已降懷恩入據其城帝欲幸懷恩營已登舟矣世讓適至上大驚曰吾得免豈非天也乃使召懷恩懷恩未知事露輕舟來至遂誅之

突厥立楊政道為隋王

三月詔改官名○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

趙王元景 以皇子始封至太宗貞觀十年再見

魯王元昌 以皇子始封至太宗貞觀六年再見

鄧王元亨 以皇子始封至太宗

祏 初與杜伏威轉掠淮南伏威既遣使歸國至是詔授公祏尚書左僕射封舒國公至六年再見

莒公唐儉 初封晉昌郡公後為

賜姓李開道以輕騎五百掠幽州欲圖藝藝與張欽盡歡知不可圖遂去明年再見

鄭王世充 開明二年

夏竇建德 五鳳三年

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師都請為鄉導處羅從之謀大舉侵唐未幾卒立弟莫賀咄設咄苾號頡利可汗

罽賓 隋漕國也居葱嶺南國王居修鮮城常屬

書令
以封德彝為中書令
夏四月以楊士林為尚書令
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劉武周
及金剛皆走死○金剛戰屢敗食盡北走
秦王世民追及尋相於呂州大破之乘勝
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總管
劉弘基諫曰大王逐北深入不已不愛身
乎且士卒饑疲宜留壁於此俟兵糧畢集
復進未晚也世民曰金剛計窮而走衆心
離沮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
此勢取之若更淹留使之計立備成不可
復攻矣吾竭忠徇國豈顧身乎遂策馬而
進將士不敢復言饑追及金剛於雀鼠谷
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
二日不解甲三日矣軍中止有一羊與將

貞觀六年再見

中山王承乾
以秦王子封常山郡王伐從中小至九年再見

長沙王恪
以秦王子封至九年

劉武周所擒至是武周敗走儉封府庫籍兵甲以待秦王帝嘉儉身雖存而不忘朝廷詔授史部尚書進封莒國公至九年再見

蔡公田瓚

梁蕭銑
鳴鳳四年

梁梁師都
永隆四年

楚林士弘
太平五年

吳李子通
明政二年

於大月氏地暑濕人柔象俗治浮屠法是年遣使貢於唐

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金剛背城布陣世民帥精騎擊之金剛大敗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降世民得敬德喜甚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突通慮其爲變驟以爲言世民不聽劉武周聞金剛敗走突厥金剛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盡有武周所得州縣詔以唐儉爲并州道安撫大使李仲文爲總管本幾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久之武周謀亡歸馬邑事洩突厥殺之而使武周黨苑君璋統其餘衆

五月夏人侵幽州不克○竇建德遣兵擊幽州李藝擊破之建德大將王伏寶勇冠軍中諸將疾之言其謀反建德殺之伏寶曰大王奈何聽讒斬左右手乎

立老子廟○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父曰爲吾語唐天子吾爲老君

再見

宜都王泰 以秦王子封明年再見

吳王杜伏威 初隋越王侗封伏威爲楚王至是伏威歟

初爲王世充顯州總管至是以二十五州來降封蔡國公

郇公楊慶 初爲王世充管州總管至是來降拜上柱國封郇國公

郢公王要

梁沈法興 延康二年爲李子通所敗自沉於江○梁亡

楚朱粲 昌達三年

定楊劉武周

吾所祖也詔於其地立廟
六月以杜伏威為尚書令輔公祏為左僕射尚書令江
顯州人殺行臺楊士林以降於鄭
秋七月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初王世
充所部來降者相繼世充令一人亡叛舉
家就戮舉家亡者四鄰坐誅又以宮城為
大獄意所忌者并繫其家屬不下萬口至
是帝議擊之世充聞之選諸州鎮驍勇皆
集洛陽七月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
屈突通二子在洛陽上謂通曰今欲使卿
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當死陛
下釋縛加恩當是時臣誓為陛下盡節今
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上嘆曰徇義之
士一至此乎秦王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
寶自宜陽南據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
河內王君廓自洛口斷其餉道黃君漢攻

歙帝授以尚書令江淮安撫大使上柱國吳王賜姓李氏以其子德俊為山陽公伏威至七年再見

漢 初為王世充汴州刺史至是斬世充將張慈寶降詔以安漢為汴州總管封邾國公

天興四年為秦王所破突厥追殺之○定楊亡

安德公楊師道 恭仁弟初 為王世充

彭城公劉德威 封滕縣公 三年初將

週洛賊大軍屯於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陳於青城宮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阻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唯公獨阻聲教爲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

九月鄭顯州總管田瓚以二十五州降○自是襄陽聲問與世充絶

攻鄭轘轅拔之○秦王世民遣王君廓攻轘轅拔之東徇地至管城而還先是世充將掠境君廓擊卻之詔勞之曰卿以十三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有也於是河南州縣相繼來降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因之屈突通殷

所拘至是間道歸款詔尚桂陽公主除史部侍郎改太常卿封安德郡公至太宗貞觀十九年

再見

兵擊劉武周爲武周所獲至是自拔來歸畫工賊中盧賓詔改封彭城縣公至高宗永徽三年

再見

任公劉弘基

初從帝平京師拜右

滎陽公鄭善果

隋世封武德郡公從

開山言於世民曰敬德驍勇絕倫留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吾終不信讒言以害忠良公宜體之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率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大兵繼至世充大敗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鄭濮州降○初王世充以邴元真為滑州行臺李密故將杜才幹守濮州恨元真叛密詐以其衆降之元真往招撫才幹迎入就坐執而殺之遣人齎其首至黎陽祭密墓以濮州來降

驍衛大將軍至是從秦王擊破宋金剛累封任國公至七年再見

新城公宇文士及

隋世封新城縣公其兄化及謀叛以士及

宇文化及至遼城淮安王神通攻之善果中流矢神通解俄為竇建德所獲至是歸神通送京師吏封榮陽郡公至太宗貞觀八年再見

彭公王君

冬十月夏王竇建德圍幽州高開道遣使降○竇建德之圍幽州也李藝告急於開道開道帥二千騎救之建德引兵去開道因藝遣使請降詔以為蔚州總管建德率騎二十萬復攻幽州兵已攀堞薛萬均萬徹帥敢死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擊走之

鄭管滎汴州降○李密之敗也楊慶歸洛陽王世充以為管州總管秦王世民逼洛陽慶潛遣人請降世民遣總管李世勣將兵往據其城時世充子玄應軍於滎汴之間聞之引兵趣管城李世勣擊却之滎州刺史魏陸等皆來降玄應聞諸州皆叛大懼奔還洛陽

十一月鄭遣使如夏乞師○初王世充侵黎陽竇建德襲破其殷州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於建

尚煬帝公主弗告及弒煬帝乃封蜀王從化及至黎陽帝手書召之士及歸命時士及女弟為昭儀有寵由是見親禮授工儀同從秦王平宋金剛錄功復隋新城之封

鄖

初附李密尋歸國封常山郡公徙封上谷至是以破王世充進爵彭國公至九年再見

邢公劉政

會

德建德從之

十二月鄭許亳等十一州降

峽州兵代梁拔荆門鎮○梁王蕭銑褊狹猜忌諸將恣橫銑患之宣言罷兵營農實欲奪諸將之權銑司馬董景珍時鎮長沙懷郡來降詔峽州刺史許紹出兵應之紹攻梁拔荆門鎮銑遣張繡攻長沙景珍爲麾下所殺繡恃功驕横銑又殺之由是諸將皆有離心紹所部與梁鄭鄰接二境得紹士卒皆殺之紹得二境士卒皆資給遣之敵人愧感不復侵掠境內以安

吳王李子通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襲梁梁王沈法興走死○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於是丹陽等郡皆降於子通杜伏威遣輔公祏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郡保京口江西之地

以宗室女妻之明年再見

清水公

孫武達

初以隋驍騎謁帝於長春宮至是從秦王討劉武周苦戰多功封清水縣公至九年

隋世爲太原鷹揚府司馬以兵隸帝麾下帝踐阼授衛尉少卿留守太原會劉武周寇并州攻會見執每密表賊形勢賊平復官爵壁光祿卿封邢國公至太宗貞觀元

盡入於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
收合亡散二萬人襲法興於吳郡大破之
法興赴江溺死子通軍勢復振帥兵擊臣
徙都餘杭盡收法興之地

再見

譙公許紹

封安陸郡
公二年進
封譙國公
明年再見

年再見

辛巳

武德四年

春正月黔州刺史田世康攻梁拔其五州四鎮

秦王世民擊鄭鄭主王世充與戰敗走○世民選精鋭千騎皁衣玄甲分為左右使秦叔寶程知節尉遲敬德翟長孫將之每戰叔寶自披玄甲帥之以為前鋒所向摧破敵人畏之屈突通將兵行屯猝遇王世充戰不利世民帥玄甲赴之世充敗走

二月以趙郡王孝恭為夔州總管李靖為行軍總管○靖說孝恭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以孝恭為夔州總管使大造戰艦習水戰以靖為行軍總管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為質

長平王叔良

進封四年突厥寇邊叔良督五將擊之中流矢師旋卒於道謚肅子孝協嗣王高宗麟德元年再見

秦王世民

燕高開道

唐封北平王二年幽州饑李藝告糴於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驢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於藝復稱燕王至七年再見

突厥

頡利可汗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饗之今唐天子非文帝之子孫宜奉楊政道

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於穀水進圍洛陽○王玄應自虎牢運糧入洛陽世民遣李君羨邀擊大破之玄應僅以身免世民奏請進圍東都帝曰今取洛陽正欲息兵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可悉收之子女玉帛分賜將士世民移軍青城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徼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帥步卒五千渡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弊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方諸州已望風款服唯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

進封四年詔爲天策上將增邑二萬戶至九年即位是爲太宗

衛王泰

帝第三子玄霸先卒無子武德元年追封衛王謚懷王是以太宗子宜都王泰徙封

鄭王世充

開明三年兵敗乃降上以世充歸長安數其罪惡世充曰計臣罪不容誅但秦王許臣以不死乃赦爲庶人與其族徙於蜀將行爲獨孤修德所殺

代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促汾陰

高麗

王建武遣使貢於唐○高麗本扶餘別種

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
斬衆乃不敢復言王亦密敕世民使還世
民遣封德彝言於王曰世充親令所行一
城而已智窮力盡克在朝夕若旋師賊勢
復振後必難圖王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
夜襲虎牢拔之
夏王竇建德虜孟海公
三月襲夏鄭城○竇建德嘗樂令程名振來
降詔使將兵徇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男
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乳有湩者
九十餘人悉縱遣之鄴人感其仁
突厥寇汾陰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秦王世民大破
擒之鄭主世充降○秦王帥兵圍洛陽城
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民食草木泥餅
死者相倚於道竇建德悉發孟海公徐圓

衛總懷王
從

周王元方
以皇子始
封至太宗
貞觀三年
再見

鄭王元禮
以皇子始
封至太宗
貞觀十年
再見

子玄應兄
世併在道
謀叛伏誅
○鄭亡

夏竇建德
五鳳四年
伏誅○夏
亡

梁蕭銑
鳴鳳五年
伏誅○梁
亡

地東跨海
距新羅南
亦跨海距
百濟西北
度遼水與
營州接北
靺鞨其君
居平壤城
亦謂長安
城漢樂浪
郡也去京
師五千里
而贏隨山
屈繚為郭
南涯浿水
王築宮其

朗之衆西襲洛陽陷管州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皐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遣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集將佐議之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之險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爲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極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帥驍銳先據成皐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欲退保新安以東其弊世民曰建

徐王元嘉

以皇子始封宋王俄徙封徐王太宗貞觀十年再見

荆王元則

以皇子始封至太宗貞觀十年再見

梁 梁師都

永隆五年

楚 林士弘

太平六年

吳 李子通

明政三年杜伏威執送長安帝薄其罪貸予廩厚明年再見

左有馬訾水出靺鞨之白山色若鴨頭名鴨綠水王服五采以白羅製冠革帶皆金釦俗喜奕投壺蹴鞠窶民盛冬作長坑熾火以取煖衢側悉搆嚴屋號扃堂子弟未

德新克海公將驕卒惰吾扼其咽喉取之甚易若其不戰旬月之間世充潰矣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强何弊之乘吾計決矣中分麾下使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將驍勇三千五百人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而去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入武牢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於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游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逡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於武牢累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

滕王元懿

以皇子始封至太宗貞觀十年再見

平原公封德彝

初為宇文化及內史令化及死遂與宇文士及來降拜內史令

婚者曾處誦經習射

楚朱粲

初奔王世充至是世充歸命收粲及王德仁等斬洛渚上○楚亡

百濟

王扶餘璋遣使肯於唐○百濟扶餘別種直京師東六千里而贏瀕海之陽西界越州南倭北高麗踰海乃至其東新羅也

魯徐圓朗

初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封魯郡公至是

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掠其糧運凌敬言於建德曰大王悉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守之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蹈無人之境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而鄭圍自解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諸將皆曰凌敬書生安知戰事建德乃謝敬敬固爭之建德怒令扶出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曰此非女子所知也諜告曰建德伺唐牧馬於河北將襲武牢矣五月世民北濟河南臨廣武而還故留馬千餘匹牧於河渚以疑之建德果悉衆出牛口置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而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

人遣侍郎秦王討王世充命德藝參謀軍事賊平封平原縣公明年再見

虢公張士貴

初以征伐有功賜爵新野縣公至是又從

劉黑闥兵起閩朗執瀛彥師應之自號魯王至六年再見

王居東西二城俗與高麗同王服大衆紫袍青錦袴素皮帶烏革履烏羅冠飾以金葯有文籍紀時月一如華人

契丹

東胡種也元魏時自

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帥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於是大戰世民帥史大奈等卷旆而入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槊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因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議突圍南走襄陽諸將曰吾所恃者夏王今已為擒雖出終必無成世充乃素服帥其太子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房玄齡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毀命蕭瑀等封府

平洛進封龍國公至高宗顯慶元年再見

安邑裴矩

隋世爵胡喜縣公初附宇文化及後為竇建德所獲至是建德敗來朝擢殿中侍御

號曰奚丹地直京師東北五千里而贏東距高麗西奚南營州北靺鞨室韋阻冷徑山以自固射獵居處無常內君大賀氏有勝兵四萬析八部風俗與突厥大抵略侔

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朱粲等十餘人斬之秦王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建德僕射齊善行與裴矩曹旦帥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於帝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請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世充建德之地悉平

秋七月以蘇世長為諫議大夫○王世充僕射豆盧行褒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帝與之皆有舊先是屢以書招之行褒輒殺使者既至長安誅行褒而以世長為諫議大夫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帝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帝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帝曰此殿煬

史封安邑縣公主太宗貞觀元年再見

鄖公殷開山

復封陳郡公四年從討王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至六年再見

郢公宇文

武德中其大酋孫敖曹與靺鞨長突地稽俱遣人朝於唐

帝之所為耶上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宜
不知此殿朕之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
見其華侈如傾宮鹿臺非興王之所為耳
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僅庇風雨當時
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
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上深然之
秦王世民至長安獻俘太廟赦王世充斬竇
建德○秦王俘王世充竇建德獻於太廟
行飲至之禮以饗之詔赦世充為庶人徙
蜀斬建德於市以天下略定大赦百姓給
復一年陝虢轉輸勞費幽州久隔寇戎皆
復二年既而王竇餘黨尚有逃徙者潛伏
伽上言兵食可去信不可去陛下已赦而
復徙之使臣民何所憑依且世充尚蒙覓
宥況於餘黨所宜縱釋上從之世充未行
定州刺史獨孤修德矯敕殺之詔免修德

士及

復封新城縣公二年從討王世充等進爵郢國公至九年再見

譙公許紹

進封二年趙郡王孝恭等代蕭銑帝詔紹督兵開荊州會病卒

官

初行開元通寳錢○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爲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寳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爲折衷遠近便之置錢監於洛并幽益等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餘盜鑄者身死家沒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是時諸道有事則置行臺尚書省無事則罷之朝廷聞黑闥作亂乃置山東道行臺於洺州魏冀定滄竝置總管府以淮安王神通爲行臺僕射

八月丙戌朔日食

劉黑闥據鄃縣詔道兵擊之○黑闥陷鄃縣竇建德餘黨稍出歸之衆至二十人爲壇

於單于智仁周師智仁先封孝昌縣公詔孫力士襲紹譙國公爵

舒公李蓋

初蓋與子世勣爲竇建德所陷建德以蓋爲質使世勣守黎陽

於漳南祭建德告以舉兵之意自稱大將
軍詔發關中步騎三千使將軍秦武通等
擊之又詔李藝引兵會擊
徐圓朗舉兵應劉黑闥○初洛陽既平圓朗
請降拜兗州總管黑闥作亂圓朗與通謀
上使盛彥師安集河南行至任城圓朗執
之舉兵反兗鄆陳杞伊洛曹戴等八州皆
應之圓朗自稱魯王厚禮彥師使作書與
其弟令舉虜賊降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
狀爲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
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仍笑曰盛
將軍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詔括戶口
詔罷太常樂工爲民○詔以太常樂工皆前
代因罪配沒子孫相承多歷年所量編爲
民且令執事若仕官入流勿使追集

世勣先歸
至是盖還
朝詔復官
爵

眞鄉公李

仲文
并州安撫
使唐儉密
奏仲文謀
叛上命裴
寂陳叔達
等鞫之仲
文伏誅

永康公李

淮安王神通擊劉黑闥敗績○神通至冀州與李藝合兵與黑闥戰於饒陽乘風擊之既而風反神通大敗藝歸幽州黑闥兵勢大振

冬十月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上以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玄齡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薛收李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許敬宗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為陝州長

靖

仕隋為馬邑丞初歸國時秦王引為三衛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尋拜靖行軍總管兼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至是從孝恭擊破蕭銑銑降以

史房玄齡曰餘人不足惜杜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驚曰微公言幾失之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玄齡獨收米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上曰玄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詔遣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上詔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今吾東江漲掩其不備此必成擒不可失也孝恭乃帥戰艦三千餘艘東下銑果不備孝恭等拔其荊門宜都二鎮屢破其兵進至夷陵入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見兵出拒戰孝恭將擊之靖曰彼

功封永康縣公至九年再見

譚公丘和

仕周開府儀同三司入隋為右武衛將軍封平城郡公為交阯太守隋亡和即陳款歸國而嶺嶠阻乃

敗之師衆非素立勢不能久不若且泊南岸綴之一日彼必分兵歸守兵分勢弱乘其懈擊之蔑不勝矣若急之則併力死戰楚兵剽銳未易當也孝恭不從出戰果敗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柰何棄以資敵靖曰蕭銑之地南出嶺表東距洞庭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見之果疑不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於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乃下令出降帥羣臣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

權附蕭銑銑平遂得歸復交州大總管爵譚國公至太宗貞觀十一年再見

宜春公王雄誕

初為杜伏威將至是擒李子通降汪華及

不戢掠孝恭及靖入城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孝恭送銑長安斬於都市以孝恭爲荆州總管靖爲上柱國安撫嶺南先是銑遣劉洎略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靖既度嶺所至皆下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以靖代之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

十一月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伏威於是盡有淮南江東之地

劉黑闥敗定州總管李玄通死之○黑闥執玄通玄通曰大丈夫受國厚恩鎮撫方面不能保全所守亦何面目視息世間哉引刀自刺而死

高開道叛自稱燕王

十二月帝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開人遂安以前後功授欽州總管封宜春郡公至六年再見

宿公程知節

初事李密後爲王世充所獲尋與秦叔寶來歸授秦王府左三

統軍從破宋金剛賞建德王世充以功封宿國公至九年再見

壬午

武德五年

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

三月秦王世民破劉黑闥於洺水黑闥奔突厥○秦王世民軍至獲嘉黑闥棄相州世民取之進軍肥鄉列營洺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遣兵擊藝於鼓城大敗洺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黑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恐君廓不能守行軍總管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登城以旗招君廓君廓帥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黑闥素聞其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世民復拔洺水與藝營於洺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李世

任城王道宗　封碁陽公五年爲靈州總管突厥入寇道宗破之帝謂裴寂曰昔魏任城王彰有卻敵功道宗似之因封任城王王太宗貞觀

梁公孝逸　以神通子始封郡公

始安公李襲志　仕隋爲始安郡丞大業末蕭銑所陷襲志潛圖歸國銑平嶺南六十餘州送款道

梁梁師都　永隆六年

楚林士弘　太平七年初蕭銑之敗也散卒多歸士弘士弘軍勢復振至是攻循州不克其將王戎以南昌州來降士

突厥　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侵幷州唐遣鄭元璹來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病死國人疑元璹毒之留不遣唐又遣漢陽公瓌使頡利欲令瓌拜

勍通具營黑闥將高雅賢出戰敗死黑闥運糧水陸俱進程名振邀之沉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果率步騎二萬南渡洺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帥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水大至衆遂潰黑闥與范願等奔突厥山東悉平

夏六月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

秋七月秦王世民擊徐圓朗杜伏威來朝

李子通叛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盎承李靖檄以所部降詔以其地為高羅春白崖儋林振八州以盎為總管嶺南悉平

八月詔改葬隋煬帝於揚州雷塘

四年再見

淮陽王道玄 封五年以山東道行軍總管討劉黑闥戰歿諡壯無子以弟道明為嗣襲淮陽王至太宗貞觀十四年再

襲志所致趙郡王李本承制授桂州總管至是來朝進柱國封始安郡公

密公封德彝 封平原縣公二年突厥寇太原且遣使請

弘懼亦請降復走保安成山洞洪州總管若干則擊破之會士弘死衆遂散○楚亡

吳李子通 初為杜伏威執送長安至是伏威來朝子通謂樂伯通曰伏威

不從亦留之唐復遣使賂頡利且許結昏頡利乃遣使送元琦等還尋侵并州唐遣元琦如師頡利引兵還

高麗 唐以隋末戰士多沒

突厥寇并州詔遣鄭元璹如郎頡利引兵還見

○突厥頡利可汗將十五萬騎入鴈門寇并州命太子建成秦王世民禦之上謂羣臣曰和戰孰利鄭元璹曰戰則禍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擊之既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襄邑王神符汾州刺史蕭顗進破突厥斬首五十餘級乃遣鄭元璹詣頡利責以負約頡利頗慙元璹因說之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還師修好坐受金幣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璹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

濟北王斌　以西平王安子始封

漢陽王瓌　西平王安子始封漢陽郡公至是進爵為王

廬江王瑗

和帝問計羣臣德彝以為擊之使詔授史部尚書進封趙國公從封密至九年再見

既來江東未定往拔舊兵大功可立逐相與亡走至藍田為史所獲伏誅○吳亡

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本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郇公錢九隴　初帝舉義師以功授光祿大夫從戰薛仁

漢東劉黑闥　初為竇建德將封漢東郡公建德敗還匿

冬十月齊王元吉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與黑闥戰敗沒○時道玄將兵三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萬寶擁兵不進由是敗沒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曰道玄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効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嘗為矢刃所傷

楚王林士弘卒其衆遂散

十一月詔太子建成擊劉黑闥○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劉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洺州齊王元吉不敢進而太子建成請行故遣之初帝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內不

改濟南王哲子始封至九年再見

義興王道

序

淮安王神通子初封義興郡公至是進爵為王至九年再見

高密王孝

粟劉武周崇推為右武衛將軍至是從太子建成討劉黑闥力戰破賊以功封郇國公至九年再見

耿公馮盎

隋世為左武衛大將軍番禺賊洗寶徹等

漳南會詔悉徵建德故將范願等疑畏於是謀叛范願曰漢東公黑闥多奇畧吾嘗聞劉氏當王非其人不可乃謁黑闥以告黑闥定計聚衆遂襲漳南據之舉兵攻擊

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由意事妃
嬪諂諛賂遺以求媚於上世民獨不事之
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時
世民元吉皆居別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
夜通行相過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
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
後爲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
十頃張婕妤求之手教賜之神通以教給
在先不與婕妤訴於上上怒以責世民
封宗室道宗爲任城王○道宗爲靈州總管
梁師都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衆閉出擊
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道宗射殺入居
故五原道宗逐出之作地千餘里上以道
宗武幹立爲任城郡王
十二月幽州總管田羅安擊劉黑闥破之○
黑闥擁兵而南河北州縣皆附之唯幽州

營
以神通子
封至九年
再見
淄川王孝
同
以神通子
封至九年
再見
廣平王孝

作亂盡率不半年盡
兵破之禽有建德故
實徹寄逐地至是稱
有番禺蒼漢東王建
梧朱崖地元天造明
自號總管年再見
至是始以
地降封越
國公俄徙
封耿至太
宗貞觀五
非再見

總管田留安不下黑闥攻之留安奮擊破之時山東豪傑多殺長史以應黑闥上下相猜留安獨坦然無疑白事者皆令直入卧内謂吏民曰吾與爾曹為國禦賊固宜同心協力必欲棄順從逆但斬吾首去吏民相戒曰田公推至誠以待人當共竭死力報之卒收其用

太子建成兵至昌樂劉黑闥亡走○太子及齊王元吉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故齊王之來雖有詔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亡降黑闥遂與數百騎遁去

慈

以神通子封至九年再見

河間王孝友

以神通子封至九年再見

清河王孝

節
以神適子封至九年再見

膠西王孝
義
以神適子封至九年再見

癸未

武德六年

春正月漢東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斬之

以杜伏威為太保

平陽公主卒○平陽昭公主卒詔加鼓吹班劍武賁甲卒以葬太常奏禮婦人無鼓吹帝曰鼓吹軍樂也公主親執金鼓興義兵以輔成大業豈與常婦人比乎

徐圓朗走死其地悉平

幽州總管李藝入朝○藝入朝詔以為左翊衛大將軍

詔廢參旗等十二軍

三月梁將賀遂索同以十二州來降

夏四月前洪州總管張善安反

以裴寂蕭瑀為僕射楊恭仁封德彝為中書令

蜀王元軌 以皇子始封至八年再見

豳王元鳳 以皇子始封至太宗貞觀十年再見

漢王元慶 以皇子始封至八年

榮公高滿政 初為劉武周將死君璋進寇代州滿政勸其歸國君璋不從而馬邑困於兵人厭亂滿政因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滿政以城

梁師都 永隆七年

漢東劉黑闥 天造二年太子遣騎將劉弘基追黑闥奔走不得休息至饒陽從者纔百餘人餒甚

林邑 初隋破林邑分林邑為三郡及中原喪亂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

吐谷渾 初侵洮岷二州唐遣柴紹救之吐谷渾圍

五月高開道寇幽州敗走

六月苑君璋弃突厥奔高滿政以馬邑來降○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為寇良以馬邑為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為勇將即命世讓戍崞城馬邑大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君璋不從高滿政說突厥戍兵而降君璋復與突厥寇馬邑滿政與戰破之遂以滿政為朔州總管

秋八月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初杜伏威與公祏友善兄事之軍中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

再見

淮安王神通

徙封六年平劉黑闥拜左武衛大將軍尋卒十一子得王者七人道彥孝詧孝同孝慈孝友孝節孝義後

歸詔拜朔州總管封榮國公君璋引突厥攻陷馬邑殺滿政上以其子玄積為上柱國襲爵

宜春公王雄誕

封三年輔公祏將反

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館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於洺州

魯徐圓朗

稱王三年初秦王世民擊圓朗會淮安王神通李世勣合兵攻

紹乘高射紹軍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吐谷渾相與聚觀紹遣精騎出陳後奮擊衆遂大潰

高昌

王麴伯雅卒子文泰

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晦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為之副公祏奪雄誕兵諭以反計雄誕曰令天下方平定吳王在京師奈何無故族滅乎公祏殺之詐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於丹陽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冬十月殺崞眠總管劉世讓○突厥惡世讓為己患遣其臣曹般陀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為亂上信之殺世讓籍沒其家

朔州殺總管高滿政降突厥○初帝遣將軍李高遷助高滿政守馬邑頡利大發兵攻之高遷懼宵遁滿政出兵禦之一日戰十餘合會突厥求婚於上上曰釋馬邑之圍

皆降王孝
逸爵公
龔公奉叔
寶
初歸國時
拜馬軍總
管尋授李
王右三統
軍拜上柱
國從討世
充建德黑
闥身先陷
陣進封龔
國公王九

遣西門君
儀諭計雄
誕不從公
祏遂縊之
帝嘉其節
以子世果
襲宜春公
後追謚忠
東平公程
名振
初從竇建
德伏自拔
歸國詔授
永寧令劉

之闔朗數
敗總管任
瓌遂圍兄
州圍朗彩
歷與數騎
棄賊走為
野人所殺
宋 輔公祏
封郇國公
四年謀叛
稱帝於丹
陽國號宋
明年再見

立遣使告
唐帝命使
者臨弔
丁零
遣使入貢

乃可擒也頡利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馬邑糧盡救兵未至都虞候杜士遠懼不免殺滿政以降突厥突厥復請和親乃以馬邑內附

詔置屯田於并州○突厥數爲邊患并州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靜切論不已徵靜入朝與裴寂等相問難於帝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

十二月安撫使李大亮討張善安執之○初輔公祏之反與善安連兵黃州總管周法明將兵擊公祏善安遣刺客殺之至是大亮擊善安於洪州隔水而陳遥相與語諭以禍福善安曰善安初無反心爲將士所誤欲降又恐不免大亮曰張總管有降心

年再見

黑闥陷洺州毋妻爲賊所得名求邀擊糧道毀賊餉具黑闥殺其母妻賊平請手斬黑闥以祭其母拜營州長史封米平郡公至高宗顯慶四年再見

鄖公殷開山

進封三年征劉黑闥道病卒謚節

武連公李君羨

初事李密後爲王世

則與我一家耳因單騎入其陣執手共語
善安大悅遂許降既而善安詣大亮營大
亮執之善安營中聞之將攻大亮大亮遣
人諭之曰總管自言亦心歸國還營恐將
士或有異同故留不去耳卿輩何怒於我
衆遂潰去送善安於長安赦其罪及公祏
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兗驍騎恐世充為人率衆歸國以從破世充建德劉黑闥突厥寄功拜左武候中郎將封武連縣公至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再見

葛公盛彥

師封六年初為孫圓朗所執至是圓朗為人所殺其地悉平序郎得還帝以罪誅之

汾陰男薛

譙公實琮

收

初大將軍府建引為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授金紫光祿大夫封扶風郡公至是平劉黑闥以功進封譙國公尋卒謚敬

初聞帝興將應義舉通守堯君素覺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房玄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問方略所對合旨擢府主簿俄授天策

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明年再見

甲申

武德七年

春正月置大中正○依周齊舊制州置中正一人掌知州內人物品量望第以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

二月置州縣鄉學○詔州縣及鄉皆置學有明一經以上者咸以名聞帝詣國子學釋奠

改大總管府為大都督府

高開道為其下所殺詔以其地為嬀州

吳王杜伏威卒

三月初定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東宮置三師三少詹

吳王杜伏威

封五年卒初輔公祏之反也詐稱伏威之命以令其衆公祏平詔追除伏威名沒其妻子太宗即位知其冤敕之復其官爵

梁師都

永隆八年

高麗

王建武遣使至唐請歷唐遣使冊建武為遼東郡王高麗王

燕高開道

復稱燕王四年其將張金樹帥衆攻開道開道知不免乃自殺金樹遣使來降以金樹為北燕州都督○

百濟

唐以百濟王扶餘璋為帶方郡王

新羅

事及兩坊三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勲官

趙郡王孝恭克丹陽斬輔公祏

夏四月頒新歴令○比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

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歳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歳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

汾陰男薛收

封二年卒子元超襲爵○收字伯褒十二能屬文初從秦王討王世充軍事繁綜收為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辭該敏如素構初

燕亡

宋 輔公祏

稱帝二年先是公祏遣其將馮慧亮等將舟師陳正通等將步騎以拒官軍趙郡王孝恭與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

唐以新羅王金真平為樂浪郡王

突厥

秋攻原朔二州入代地不勝又與苑君璋合攻隴州及陰槃城秦王世民分擊并地將兵來禦未幾頡利

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
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
坊田野者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
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為黃四歲
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
計帳三年造戶籍

六月慶州都督楊文幹反秦王世民討平之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世民曰當
為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
甲欲刺之建成止之元吉慍曰為兄計耳
於我何有建成擅募壯士至是上幸仁智
宮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
就圖世民又使人以甲遺文幹使之舉兵
表裏相應上聞之怒召建成建成懼不敢
赴詹事主簿趙弘智勸其貶損車服屏從
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見上叩頭

不寬定及卒秦王哭之慟與其從兄子元敦書曰吾與伯褒共畢狹閒未嘗不驅馳經畧款曲襟抱豈期一朝成千古也其後圖學士像歎其早死不得與云

辛一萬促淮大破石慧亮寄堅壁不戰靖曰其心非不欲戰公祐立計使之持重以老我師耳令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孝恭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

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唐秦王縱反間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請和親秦王許之受盟而還

丁零

唐以丁零地為雞泰二州

謝罪奮身自郯上怒不解置之幕下以兵守之文幹遂發兵反上召秦王世民告之曰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為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為蜀王蜀地脆弱他日茍能事汝宜全之不能事汝取之易耳世民既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為建成請封德彝復為營解於外上意遂變還建成還守京師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王珪韋挺杜淹並流巂州文幹陷寧州世民軍至其黨殺之傳首京師

秋閏七月突厥入寇遣秦王世民將兵禦之○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欲從之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所

陣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遇大軍與戰大敗乘勝遂北兩戍皆潰公祏棄城走人執送丹陽斬之江南皆平○

宋亡

征無厭余何為此以賂四海之羞為百世之笑乎願假數年之期臣請擊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共譖世民曰突厥犯邊得賂則退蓋王外託禦寇之名内欲總兵權成其簒奪之謀上大怒召世民責之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之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命韋仁壽檢校南寧州都督○仁壽性寬厚有識度初為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仁壽禮佛然後死上聞仁壽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仁壽既受命至西洱河周歷數千里承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縣令法令清肅蠻夷說服各遣子弟入貢

八月突厥受盟而還○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器械頓弊朝廷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豳州二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元吉懼不敢出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我秦王也可汗能鬬獨出與我鬬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渡我但欲與中國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勞將復何待乃潛師夜出

冐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人説突利
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請和親世民許之
與盟而去
冬十一月以裴矩權侍中

乙酉

武德八年

春正月以張鎮周為舒州都督○鎮周舒州人也到州就故宅召親故酣宴十日贈以金帛泣與之别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自是犯法者一無所縱境内肅然

夏四月西突厥遣使請昏上許之○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以問裴矩對曰今北寇方强國家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徐思其宜耳上從之

復置十二軍○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為寇不已復置之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

秋七月突厥寇邊詔右衛大將軍張瑾禦之

吳王元軌

封蜀王三年徙封吳至太宗貞觀十年再見

陝王元慶

封漢王三年徙封陝至太宗貞觀十年再見

梁師都

永隆九年

突厥

頡利可汗與吐谷渾各請互市唐皆許之頡利侵邊為唐任城王道宗所破頡利請和而還

西突厥

遣使請昏唐許之

敗績○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至是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突厥遂與靈相聯沁蘇朔等州張瑾與戰大谷全軍皆沒瑾僅以身免長史溫彥博爲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虜兵頡利遣使請和而退

九月令太府檢校諸州權量

冬十一月裴矩罷以宇文士及權侍中加秦王世民中書令齊王元吉侍中

丙戌

武德九年

春正月詔太常少卿祖孝孫定雅樂

以裴寂為司空○日遣員外郎二人更直其第

二月以齊王元吉為司徒

初令州縣祀社稷士民里閈亦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

夏四月沙汰僧道○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賦偽啟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

息王建成

初以隴西郡公立為太子至是謀秦王不克見殺長子承宗先封太原王早卒承道安陸王承德河東王承訓武安王承明汝南王承義鉅鹿王皆

義興公高士廉

以密計封建成太宗即位除侍中封義興郡公食七百戶至太宗自觀十一年再見

鄖公宇文士及

梁梁師都

永隆十年

高麗

新羅百濟上書於唐言王建武閉道使不得朝且數侵入唐遣國子助教朱子奢持節諭和建武謝罪乃請與二國平

突厥

令匹配即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
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詔百官議其事惟
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
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
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
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
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
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人上
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詔命
有司沙汰天下僧尼道士女冠其精勤練
行者遷大寺觀庸猥麄穢者勒還鄉里京
師留三寺二觀諸州各留一所奕性謹密
以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奏具異悉焚其
稾
六月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殺太子建成齊王
元吉立世民為太子決軍國事○世民既

生誅詔除
膺踰太宗
即位乃追
封為息王
謚隱以禮
改葬以子
禰為後

進封六年
太宗即位
拜中書令
食益州七
百戶至太
宗貞觀十
六年再見

齊王元吉

進封九年
謀秦王不
克見殺子
承業為梁
郡王承鸞
漁陽王承

翼公秦叔寶

進封四年
以平隱巢
功拜左武
衛大將軍

頡利突利
二可汗兵
至便橋唐
帝親諭之
責以負約
突厥請盟
而還尋獻
馬三千羊
萬口帝不
受但詔歸
所掠中國
戶口徵溫
彥博還朝

康

與建成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
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尚書溫大雅
鎮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
暴心痛吐血數升上謂世民曰首建大謀
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
辭且建成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
弟似不相容不可同處當遣汝居洛陽自
陝以東皆主之仍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
王故事世民泣辭不許將行建成元吉相
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不可復制不如留
之長安則一匹夫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
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
觀其志趣恐不復來上乃止元吉密請殺
世民秦府僚佐皆惶懼不知所出行臺郎
中房玄齡謂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英
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國家存亡之機

變晉安王
承裕江夏
王承度義
陽王丞伏
誅貞觀初
改葬追爵
海陵郡王
謚剌後改
封巢以曾
王明嗣
中山王承
乾
徙封七年
太宗即位

寶封七百
戶尋卒後
追改封胡
國公
宿公程知
節
封六年初
隱太子諸
之出爲原
州刺史知
節白秦王
曰知節有
死不敢去
事十拜右

元魏時所
謂慈萬斤
者其南距
史百五十
里西北距
西曹百餘
里東南屬
東百里北
中曹五十
里在邾密
水南大城
三十小堡
三百君姓
溫本月支
氏始居祁
連北昭武

正在今日無忌以告世民名杜如晦謀之
亦勸世民如玄齡言建成元吉以秦府多
驍將欲誘之使為已用密以金銀器一車
贈尉遲敬德敬德辭不受以告世民世民
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元
吉乃譖敬德於上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
又譖程知節出為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
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其何能久知節以
死不去願早決計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
畧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
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惟長孫無忌在
與其舅高士廉將軍侯君集尉遲敬德等
日夜勸世民決計世民猶豫問於李靖及
李世勣皆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
塞建成薦元吉將兵擊之元吉請尉遲敬
德等與之俱又悉簡秦府精卒以益其軍

立為太子
後以謀反
廢為庶人
徙黔州卒
子象開元
中象子適
之為宰相
贈遂承乾
始封常山
郡王象郇
國公

趙郡王孝恭

武衛大將
軍實封七
百戶至太
宗貞觀十
一年再見

宓公安興

貴

封八年以
功賜實封
六百戶

中公安修

城為突厥
所破稍南
依蔥嶺即
有其地枝
庶分王曰
安曰曹曰
石曰米曰
何曰火尋
曰戊地曰
史世謂九
姓皆氏昭
武土沃宜
禾出善馬
兵強其俗
生兒以石
蜜啖之置

津吏丞王晊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因遣人說王拔我以國而立汝為太弟世民以告長孫無忌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公更圖之敬德曰大王素所蓄養勇士八百餘人令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終不肯事其兄嘗謂護軍薛實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

封八年初以破忠亮禽輔公祏拜揚州大都督孝恭欲以威重夸遠俗乃築第石頭賊陳稜徵自衛或誣其反召還鞫詰無狀赦為宗正卿賜實封千二百戶至太宗貞

仁

封八年以功賜實封六百戶

唐儉

進封七年為遂州都督以功食綿州六百戶至高宗顯慶元年再見

膠於掌欲長而甘言持坻若黏云冬月鼓群乞寒以水交潑為樂隋世國王屈木支娶西突厥遂臣于突厥至是始遣使獻於唐

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至若使二人得志天下非復唐有大王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為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而不出塗廩而不下則井中之泥廩上之灰耳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世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而不吉庸得已乎世民意乃決於是太白再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兄弟專欲殺臣似為世充建德報讐臣今永違君親亦實恥見諸賊於地下上驚報曰明當鞫問汝宜早參明日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

觀十一年再見

漢王恪

封長沙郡王七年太宗即位進封漢王至太宗貞觀二年再見

楚王祐

封宜陽郡王二年太宗即位進封楚王至再見

鄖公實軌

父恭仕周封鄖國公初軌從平京師封贊皇縣公又以討賊有功復鄖國舊封太宗即位授益州都督加食邑戶六百至太宗貞觀元年再見

知世民來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兵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俱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至臨湖殿覺有變欲還世民追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射殺元吉於是東宮齊府將帥薛萬徹等率衆大至攻玄武門敬德以二人首示之乃潰散去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敬德入侍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奏曰太子齊王作亂秦王兵已誅之矣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預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為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此吾之夙心也時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內外諸軍一

太宗貞觀二年再見

廬江王瑗

封五年謀叛伏誅絕屬籍

高平公道立

初封高平王至是以疏屬降為縣公

蔣公屈突通

初封國公至是建成之變復檢校行臺僕射駐鎮洛賜實封六百戶

宋公蕭瑀

初封國公至是賜實

受秦王節度衆然後定上召世民撫之世民跪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元吉諸子皆坐誅乃遂立世民爲皇太子軍國庶事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太子令縱禁苑鷹犬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召傅奕謂曰汝前所奏幾爲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勿以前事爲懲也

罷沙汰僧道

以魏徵王珪爲諫議大夫　初洗馬魏徵嘗勸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太子召徵謂曰汝何爲離間我兄弟徵舉止自若對曰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太子改容禮之引爲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嶲州皆以爲諫議大夫

帝自稱太上皇

膠東公道彥　進封義興王五年以疏屬降爲縣公

高密公孝恭　封高密王五年以疏屬降爲縣公

封六百戶

密公封德彝　徙封五年拜尚書右僕射嘗封六百戶至太宗貞觀元年再見

葛公劉義節

廬江王瑗反幽州將軍王君廓殺之○初上以瑗為幽州都督又以其懦怯非將帥才使王君廓佐之君廓故羣盜勇悍險詐瑗推心倚仗之太子建成謀害秦王密與瑗相結建成死詔遣使馳驛召瑗瑗心不自安謀於君廓君廓欲取瑗以為功乃曰大王若入必無全理瑗曰我今以命託公舉事決矣乃發驛徵兵又召燕州刺史王詵計事欲除君廓以詵代之君廓知之往見詵斬之持其首告衆曰李瑗與王詵同反汝何故從之取族滅乎遂帥麾下踰城而入執瑗縊之詔以君廓為幽州都督以瑗家口賜之

秋七月以高士廉為侍中房玄齡宇文士及為中書令蕭瑀封德彝為僕射

遣魏徵宣慰山東○建成元吉之黨亡在民

淄川公孝同

初封鄮公至是賜實封六百戶貞觀初有罪廢為民徙嶺南終欽州別駕

封淄川王五年以疏屬降為縣公

廣平公孝慈

封廣平王五年以疏屬降為縣公

郇公錢九隴

封五年賜實封四百戶

間雖更赦令猶不自安徼幸者爭告捕以邀賞諫議大夫王珪以啟太子太子令事連東宮齊王及李瑗者並不得告違者反坐遣魏徵宣慰山東聽以便宜從事徵至磁州遇州縣錮送前太子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詣京師徵曰前宮齊府左右已赦不問今復送思行等則誰不自疑雖遣使者人誰信之吾不可以顧身嫌不為國慮且既蒙國士之遇敢不以國士報之乎遂皆解縱之太子聞之甚喜

八月太子即位○詔傳位於太子太子固辭不許乃即位

放宮女三千餘人

立妃長孫氏為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循禮法上為秦王后奉事高祖承順妃嬪甚有内助及為后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

河間公孝友	封河間王五年以疏屬降為縣公	營公樊興	初封國公至是賜實封四百户至太宗貞觀十八年再見
清河公孝節	封清河王五年以疏屬降為縣公	清水公公孫武達	封七年賜實封四百户

已上深重之嘗與之謀責烈后對曰北齊
之晨惟家之索妾婦人安敢預聞政事固
問之終不對
突
厥入寇至使倫常出禦之突厥請盟而退
○梁師都所部離叛國寖衰弱乃朝於突
厥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
十餘萬騎寇涇州頡利進至渭水使倫之
北還具陳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覘虛實思
力盛稱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
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無算今汝
可汗背盟入寇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
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今先斬
汝矣思力惟乃因之上乃自與高士廉房
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
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
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思力不返而

膠西公孝義
封膠西王五年以疏屬降為縣公

燕王季藝
進封八年以功食千二百戶明年再見

魏公裴寂

漢東公李壽
初封郡公至是賜實封四百戶熱右威衛大將軍

樊公段志玄
初累有戰功太宗即

上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卻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叩馬固諫上曰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也我若示之以弱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震曜軍容使知必戰虜既深入必有懼心與戰則克與和則固制服突厥在此舉矣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斬白馬與盟於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欲戰陛下不許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突厥之衆多而不整君臣之志惟賄是求昨其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擊其衆伏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然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一與虜戰結怨既深彼或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也故卷

初封刪喜縣公進封魏國公太宗即位又定功臣封戶時劉文靜已死乃自叙而下差功大小第之總四十三人叙戶千五百

齊公長孫無忌

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封樊國公實封四百戶至太宗貞觀十一年再見

鄖公龐卿惲

以從討隱太子有功拜右驍衛將軍封國

然後養威俟釁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頡利謝不及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歸所掠中國戶口

九月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上日引諸衛將卒數百人習射殿庭諭之曰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群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將卒習射殿庭萬一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上曰王者視四海為一家封域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

定勳臣爵邑○上面定勳臣爵邑命陳叔達

縣公太宗即位進封齊國公食邑千三百戶至太宗貞觀十一年再見

彭公王君廓

進封七年食邑十三百戶

改濮國子

同善

長平公張亮

太宗即位拜右衛將軍封長平郡公尋進封鄅國公食四百戶至太宗貞觀十一年

唱名示之且曰所叙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叔父雖首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奔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具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

吳公尉遲敬德 以定計討建成元吉功除右武侯大將軍封吳國公實封千三百戶至太宗貞觀十一年再見

邢公房玄

再見

永康公李靖 封六年被刑部尚書錄功賜實封四百戶至太宗貞觀四年再見

見

安吉公杜

嗟怨豈為政之體乎其後或請追秦府舊
兵入宿衛者上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
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
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

棠溪紀雜占

置弘文館○上於弘文殿聚四庫書二十餘
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選天下文學之士
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
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
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
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以上子孫充弘文
館學生○上謂侍臣曰朕觀煬帝文辭奧
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相
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而
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
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

齡

初封臨淄侯太宗即位第功班賞進爵邢國公食邑千三百戶至太宗貞觀三年再見

蔡公杜如晦

淹

初以慶州總管楊文幹反辭連太子歸罪淹及王珪等並流越嶲太宗踐作召為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戶

河南公元

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數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事副朕此意○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曰朕當去奢省費輕傜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重法耶自是數年之後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美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鑒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樸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

初封建平縣男太宗即位進封蔡國公食三千戶別食益州十三百戶

仲文

初封縣公至是賜實封四百戶

薛公長孫順德

初封國公至是以封建成餘黨食千二百

息公張長遜

改封八年賜實封三百戶至太宗貞觀十一年再見

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法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胡之可笑耶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笑也○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告羣臣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冬十月丙辰朔日食

詔追封故太子為息隱王齊王為海陵剌王改葬之

戶至太宗貞觀元年再見

霍公柴紹

進封九年以功食千二百戶至太宗貞觀二年再見

潞公侯君集

盧德彥

安遠

初襲父徵城陽公爵高祖時封正平縣公累封至廣德郡公隱太子將亂陰將跡動安遠介無貳忘太宗賤作賜實封三百戶

立子承乾爲太子○承乾生八年矣

蕭瑀免○初蕭瑀薦封德彝於上皇上皇以爲中書令及上即位瑀爲僕射議事已定德彝數反之於上前由是有隙時房玄齡杜如晦新用事皆踈瑀而親德彝瑀不能平遂上封事論之由是忤旨會與陳叔達忿爭於上前皆坐不敬免官

詔民遭突厥暴踐者計口給絹○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十一月降宗室郡王爲縣公○初上皇欲強宗室以鎮天下自三從昆弟以上雖童孺皆爲王上問羣臣偏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以爲今封爵太廣恐非所以示天

鄖公李孝和 初封全椒縣子預誅隱太子尤力太宗即位拜左衛將軍進封潞國公至太宗貞觀十一年再見

從封九年賜實封三百戶至太宗貞觀十一年再見

定遠公張公謹 初授檢校鄜州別駕

清水公秦行師 初封邢公至是賜實

下至公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
豈有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降宗室郡
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
十二月益州獠反○益州奏獠反請發兵討
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
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
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
意耶不許
遣使點兵○上屬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內
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
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壯
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徵固執以為
不可上怒召而讓之對曰夫兵在御之得
其道耳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
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令即位未幾失
信者數矣上愕然曰何也對曰陛下初詔

累遷右武
侯長史至
是以功封
郡公實封
一千戶至
太宗貞觀
四年再見

襄武公劉師立

太宗為秦
王時授左
親衛建成
之黨師立

封三百戶

觀公楊恭仁

封八年為
洛州都督
病乞骸骨
詔以特進
歸第卒諡
孝子思訓
襲爵思訓
至高宗顯
慶五年再
見

悉免負逋官物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復點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從之

以張玄素為侍御史○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羣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上善其言擢為侍御史

參奉密議錄功拜左驍衛將軍封冀武郡公食千戶

曹公李世勣

徙封七年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至太宗貞觀

陽城公韋雲起

初封縣公突厥入寇拜遂州都督兵部尚書以禦突厥時僕射竇軌與雲起有隙雲起弟慶儉慶嗣事隱太子太子死詔軌息馳

以張蘊古為大理丞○前幽州記室張蘊古
上大寶箴其畧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
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
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
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
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汶汶
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
形雖黈纊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
束帛除大理丞

十一年再
見

驛報軌乃
告雲起雲
起罔詔安
在軌曰公
建成黨今
不奉詔反
明矣遂殺
之

任公劉弘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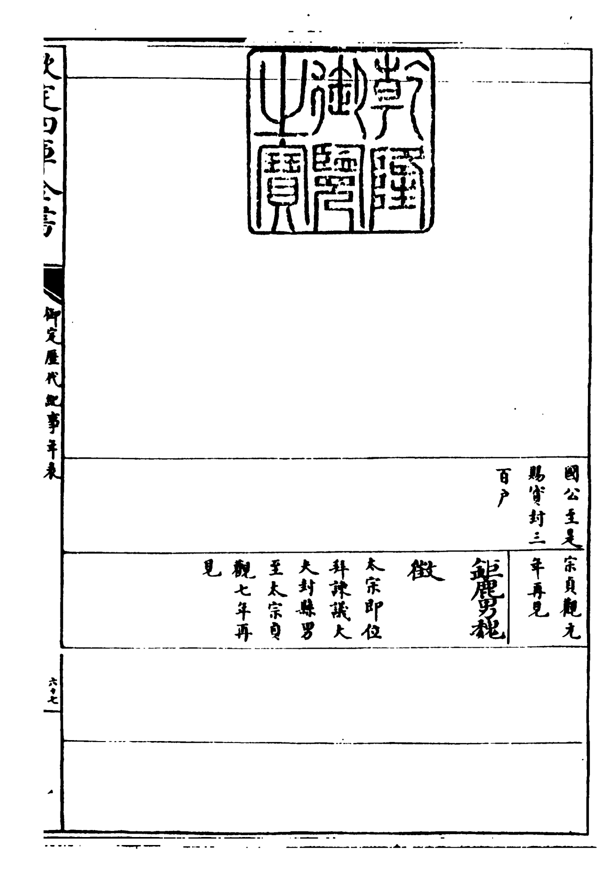
封七年以
功賜實封
九百戶

蕭公張平高

初拜右領
軍將軍封

新興男馮三寶

初以功封
縣男至是
賜實封三
百戶至太



國公至是賜實封三百户

宗貞觀元年再見

鉅鹿男魏徵

太宗即位拜諫議大夫封縣男至太宗貞觀七年再見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六十一